



「日本美術之最—東京、九州國立博物館精品展」海報 南院處提供

文化交流的盛宴

林天人

日本美術之最—東京、九州國立博物館精品展

「日本美術之最—東京、九州國立博物館精品展」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開館以來，最盛大的國際交流的借展活動；這項展覽也是臺、日雙方博物館第一次大規模的交流互惠。展覽共展出一五一件，其中六十八件國寶級、重要文化財及重要美術品，這是歷來日本外借展出中最隆重的一次。相信一定創造南院開館以來參觀人數的新紀錄。展出期間自一〇六年十二月十日至一〇七年三月十日。

展覽緣起

二〇一四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與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九州國立博物館共同主辦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展」（以下稱「神品至寶展」），故宮的文物分別

在東京、九州展出。這項文物借展展出多件連故宮都難得一展的書畫、器物及古籍版本等文物，如書畫〈定武蘭亭真本〉、唐孫過庭〈書譜〉、宋蘇軾〈書黃州寒食詩〉、黃庭堅〈書七言詩〉、李唐〈坐石看雲〉、馬遠

〈華燈侍宴圖〉、馬麟〈靜聽松風圖〉、金武元直〈赤壁圖〉、元高克恭〈雲橫秀嶺〉；玉器龍山文化〈鷹紋圭〉、銅器西周〈散氏盤〉、瓷器北宋汝窯〈蓮花式溫碗〉、漆器明永樂〈剔紅花繪瓶〉及珍貴版本古籍。



金 武元直 赤壁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展」圖錄封面



新石器時代山東龍山文化晚期 玉鷹紋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研究員，器物處余佩瑾研究員與陳慧霞副研究員，及圖書文獻處盧雪燕研究員、李柏如副研究員及蔡承豪助理研究員等，分別由各處就該處典藏與日方策展人對話，進行選件，赴日展方正式成案。至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六日，東京國立博物館館長錢古真與九州國立博物館館長三輪嘉六親來本院簽訂借展合約，赴日展才完全確定下來。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展」在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式揭開序幕。

「神品至寶展」展出前，臺、日

雙方主辦單位同時宣告了，二〇一六年東京國立博物館與九州博物館將再度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共同策畫「日本美術之最—東京、九州國立博物館精品展」（以下簡稱「日本美術之最」展），作為「神品至寶展」的回饋交流。（註一）其實在這項宣告前，從二〇一三年四月起，故宮已啟動「神品至寶展」後，向東博與九博借展的選件會議。當時，指定由書畫處陳階晉先生偕同南院處的朱龍興先生、賴國生先生共同研議清單內容。

二〇一三年八月，九博三輪嘉六

「神品至寶展」不僅被認為是臺、日博物館交流史上一項重要的里程碑，也被認為是當年度國際間文化界最重要的盛事之一。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

通過「海外美術品等公開促進法」後，希望本院文物赴日展的朋友們絡繹於途，不斷親自前來本院表達邀展之意，到二〇一二年二月八日東京國立博物館島谷弘幸副館長率團前來

提出邀展，本院即成立赴日展策展團隊，由本院前院長馮明珠（時任副院長）任召集人，主辦單位書畫處，策展小組包括：書畫處處長何傳馨（現為常務副院長）、陳階晉與陳韻如副



東京國立博物館 林家豪攝



九州國立博物館展廳 賴國生攝



安土桃山~江戶時代（17世紀） 唐船、南蠻船圖屏風 六曲一雙 紙本設色 各面縱155.8，橫360.4公分 九州國立博物館藏

文化的價值是永遠存在的。

日本大和文化是一支非常獨特的文化，它是由幾個不同種族融合而成的，基本上在飛鳥時代一些生活習慣與語言已經確立下來。飛鳥時代是日本歷史上重要的文化、社會和政治交流發展時期，一般都將其時代的起點視為古墳時代（約四世紀至七世紀）的末期。飛鳥時代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日本國名的稱呼，從倭（わ、やまと、ワ、ヤ）變為了日本（にほん）；同時，這一段時期也在中國傳入的佛教影響下而有長足的發展，這是日本文化及社會結構改變的重要關鍵。本次展覽雖有飛鳥時期前的若干國寶或重要級文物，如繩文時期的〈火焰型土器〉（西元前三千~前二千）、〈遮光器土偶〉（西元前一千~前四百）、彌生時代的〈銅鐸〉（一~三世紀）及古墳時期的〈甕龍鏡〉、〈碧玉勾玉〉等等，但展覽主軸卻是在飛鳥時期後各項發展中展開。

七世紀的「大化革新」是日本史上一次重要的革新運動，「大化」是

館長訪問故宮，表明願意出借該館藏僅有之三件國寶。同時間陳階晉赴日商議「神品至寶展」及回饋展選件，提出「日本東京博物館回饋展商議備忘錄」，暫定展覽名稱為「日本美術之最—東京國立博物館展」。這是



2013年8月，國立故宮博物院與日方人員對談，日方左前排起：井上洋一、松本伸之、島谷弘幸、富田淳。楊銳（右前排一）、田良島哲（後排左一）等人。本院：何傳馨副院長、李玉珉前處長、陳階晉副研究員。

「日本美術之最」展覽最早定名的一次會議。二〇一三年八月五日，故宮何傳馨副院長、書畫處李玉珉處長赴日與東博館方召開「第一次洽商赴日展會議」。協調本院「神品至寶展」及日方「日本美術之最」展選件最終清單。八月六日，再度召開「第二次洽商赴日展會議」。敲定「神品至寶」展兩方三館簽約時間，日本回饋展暫名「日本美術之最—東京、九州國立博物館精品展」及展件含東博、九博兩館之「國寶十八件、重要文化財三十九件、重要美術品四件」等內容；這是「日本美術之最」展前協商幾次決定性的重要會議。

展覽主軸

從啟動策畫到策展，前後經過兩、三年時間，「日本美術之最」終於在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日正式推出。最後，敲定精選兩館典藏一百五十一組件，其中包括日本繪畫、傳抄的佛經、佛像雕刻、陶瓷、漆器、屏風等精品，展品中有十八件日本國寶、四十四件重要文化財及六

件重要美術品。展出文物的時間跨度很長，從日本史上的飛鳥時代（六至八世紀）前的繩紋時期，一直到近世的明治、大正時期（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是一部日本文化史完整的縮影。

這項展覽文物多元、內容豐富，近於百科全書方式詮釋日本文化，展覽中分六個單元呈現，分別是「祭祀與生活」、「皇權與佛法」、「貴族的世界」、「武家的文化」、「市民創造」、「傳承與創新」，主題的分佈觸及到時代的各層面相。從靜態的角度看這項展覽，一百多件精緻或貫穿各時代意義的文物，已經是一項很精彩的展覽；如果我們再結合日本政治史發展的背景來看這項展覽，則「飛鳥時期」前後到「明治、大正時期」之間，一千多年來日本天皇與幕府之間分分合合的大歷史，透過文物直接探照到歷史的核心，展覽表現出來深層的內涵更是讓人印象深刻。藝術文化受政治環境的影響，從展出的文物中不難體會到這些氛圍；但是歷史也同時證明了政治是一時的，藝術



繩文時代中期（前3000~前2000年）火型土器 高35，口徑28，胴徑20公分 傳新潟縣長岡市馬高出土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了文明，而任何一股對後世有影響的文化，它的發展絕不可能是單向或封閉式的。在這次「日本美術之最」的展覽中，藉著展出文物看出日本文化發展的軌跡；千百年來它帶著融合、碰撞、衝突與妥協種種面向的文化交流而形成一支獨特的大和文明。

展覽活動及後續

配合這項展覽，我們也出版了圖錄，完整的紀錄這次展出的各項文物。感謝百忙中為圖錄撰寫的專文的幾位專家學者，分別是田澤裕賀（東京國立博物館繪畫・彫刻室長）〈日



鎌倉時代正嘉三年（1259）永仙 阿彌陀佛立像 木造彩繪 像高96.9公分 日本重要文化財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日本史上第一個年號，此後日本朝向以天皇為主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這套政治文化的基本概念來自中原，因此在統治的方法上也套用了唐朝的若干制度。到了平安時期接受外來文化的態度更為明顯，兩次遣唐使（分別是八〇四、八三八年）所帶回的不只是物質文明的引入，更把一些觀念與信仰直接引入，這段時期日本對於外來文化融合與轉化的精神發揮到極

致。從展出的文物中，不難看到和風與唐風的對話，特別是各地興起興建寺廟的風氣，在寺廟中所留下的跟宗教相關的文物，是本次展覽相當重要的部分。雖然後來「和樣化」（日本風）的興起，但唐風的影響仍在藝術文化中留下深刻的痕跡。

寬平六年（八九四），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停止入華，同時漸漸擺脫中國的影響，開始重視日本固有的本土

文化，即文化史家所稱的「國風」（くにぶり，也稱「和風」文化）；這是對深受唐風影響的奈良文化提出的反省。這一時期產生相當多的藝術與文學作品，帶著相當濃厚的日本舊有文化的風格。

平安時代末期，河內源氏的源義朝的第三子源賴朝（一一四七～一一九九），日本鎌倉幕府首任征夷大將軍，這是日本幕府制度的建立者；從此，政治的重心開始長期落在不同的幕府之間。在「日本美術之最」展中，展示相當多幕府將軍家族所遺留的文物，而這一部分也是日本文化藝術史相當重要的遺產。從繪畫、書法、雕塑到戰爭中所用的武器器具及日常生活用品，都是讓我們了解中世紀上層貴族及貴族統治下的庶民或武士階級思維活動、生活模式的依據。

博物館是一座活的教育場域，它提供的媒介大都是政治或經濟文化活動遺留下來的痕跡，當然也包括時代菁英的思考創作；但所有的創作離不開時代背景的基础。文化的累積創造

本繪畫的歷史〉、竹內奈美子〈東京國立博物館工藝室長〉〈日本工藝的軌跡〉、楠井隆志〈九州博物館展示課課長〉〈日本佛教的開展〉、謝明良〈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特聘教授〉〈馬蝗絆茶碗及其他〉。四篇專文或論或述，從不同角度詮釋這項展覽各類型文物的源流與發展脈絡，對展覽的觀賞頗有引領的功能，同時也提升了展覽的深度。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在興建之初，即明確定位以亞洲藝術文化為主軸，開館以來各項展覽都藉著文物探索或詮釋亞洲各地區文化或文明的內涵；這次「日本美術之最」特展也是南院再一次展現對於亞洲藝術文化這項主題的深入探討。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註釋

1. 見《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展》圖錄，日方主辦者為展覽「致辭」及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獻詞」，均提及二〇一六年雙方將再度共同策劃日本國寶精品展，在即將開幕的故宮南院展出。